

# 成都老街记忆

姚锡伦◎著

YI XILUN  
JIEJI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天府文化书系

# 成都老街记忆

姚锡伦◎著

CHENGDU  
COLLECTED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天府文化书系

第 一 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成都老街记忆 / 姚锡伦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64-1878-0

I . ①成… II . ①姚… III . ①城市道路—介绍—成都  
IV . ①K92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8159 号


## 成都老街记忆 姚锡伦 著

CHENGDU LAOJIE JIYI

出品人 石碧川

责任编辑 张巧

责任校对 李佳

装帧设计  上房堂  
028-88089658

责任印制 干燕飞

---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http://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mm × 21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4-1878-0

定 价 3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2633929

# 用心血打捞成都老街记忆

郑光路



翻开这本《成都老街记忆》，如和一位长者品茗闲聊。作者姚锡伦先生也正像和老朋友“摆龙门阵”一样，娓娓道来。

公元前311年成都建城，距今已2300多年。成都，如今是融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特大城市。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成都在城市文化独特性与城市文化吸引力两项单项中，排名首位。近年来政府一直号召要让成都“软文化与硬发展比翼齐飞”。

2016年5月4日，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成都要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将空前提高。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高

度关注，已是国际史学界极为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

城市的“软文化”在哪里？说穿了，就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记忆”。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古城的沧桑年轮、历史碎片，更是体现成都特色和传统文化之根，也是“传统文化记忆”的具体载体。

每个地区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历史是凝聚智慧的宝库。从古至今，地方典籍、乡土野史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因此，要想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仅依靠官修的正史，有时实难窥全豹，正如鲁迅所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还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历代乡土记忆、野史杂说，其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从古至今都极受人们重视，有着正史经传绝不能替代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一部记录乡土文化文情并茂的地方典籍，往往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不但普遍受本乡本土读者亲睐，而且更受异乡人士欢迎。这类书籍，绝不会看后便丢，它如陈年老酒，经久越醇，极富收藏和研究价值。

说起成都老街，不仅历史悠久，还充满神秘色彩。许多关于

老街的前世今生、奇闻秘事，不但外地人不清楚，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也并不一定了解。

清末学者傅崇矩，1909年出版《说成都》（即《成都通览》）。他有篇自叙，大意是：我以久居成都的身份来介绍成都，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不像有的人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

先贤傅崇矩此语，确为金玉良言。如今写成都的书还真不少。好的当然多，但也有不少如傅崇矩所言，类似走马观花、“干货”极少的“发水产品”。

姚锡伦先生世居成都，是地道的老成都，谙熟成都街巷历史。本书所写文章，又大都是他七十多年来朝夕亲密接触的街巷（即成都少城、西门、南门一带）。字里行间，姚先生对这些故乡街巷，流露出深深的眷恋、热爱。

以我几十年来研究历史和巴蜀文化的角度，尤其想强调的是：姚锡伦先生所写的街巷，蕴藏了许多历史细节，极为珍贵，足可供今后研究历史的人参考。

仅以第一篇《流水人家半边桥》为例。如今半边桥南早已成汪家拐菜市场，而桥北则融入了人民公园……姚先生笔下，从前是“以桥为中心”小贩云集。半边桥街最著名的莫过于南边的“夫妻肺片”与北边的“痣胡子龙眼包子”，后来都演变为“成

都名小吃”。半边桥的糖饼摊摸“赵”字：摊主执一竹篾内装小竹牌上百个，摸者花一分钱即可在竹篾中摸取一牌，后对照摊桌上百家姓表格中该姓氏之所得领取数量不等的糖饼。摸到赵字者中大奖，获大型金龙糖画一条或大糖饼五十个……半边桥头南人民公园门票售价每张5分，团体票每张3分。若遇酷暑难熬，半边桥就成了天然空调房，街上人家会抬把竹椅放在桥洞中安坐其间，脚浸在冰凉的河水中，优哉游哉。每逢半边桥水栅房开闸泄洪之际，街坊邻里便纷纷拿来虾耙、鱼叉、渔网，“但见活蹦乱跳的条条大鱼被打捞起来”！

姚先生还叙述：“1971年12月15日，金河被指令开工改修为地下人防工事。从此流淌了1118年的金河就此湮没。”半边桥也有臭的地方，桥南头那间面积不大、蹲位不多、简陋而肮脏的公共旱厕便是，小小公厕那可是全街近百户人家一天也离不得的“方便之处”。而住在隔壁独占“近水楼台”优势的老街坊邓哥子便很是自豪了，“自封为大使（屎）馆馆长”。尤为有趣的是那年头粪水是宝贝，还常见“守厕所的大爷和偷粪贼干起架来”……

除了这些琐碎生活细节，姚先生笔下还叙述了“大历史”，如1958年底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成都掀起了一股在大街小巷墙壁上画壁画，以歌颂大跃进迎接共产主义到来的热潮”，半边桥街道墙壁上也“赫然出现了一幅很大的彩色壁画”。他还叙述了成都市图书馆1954年7月以前在人民公园内，之后迁至祠堂街。70年代初，馆舍大门又由朝北的祠堂街改道为朝东的半边

桥街。1984年时数千读者排成长龙，通宵达旦等候办证……最后叙述了2003年，半边桥街被列入拆迁范围，“这条曾经拥有耐人咀嚼的历史渊源和醇厚文化品味的老街从此成为历史。如今，半边桥街几乎是荡然不存”。

以上一些回忆看似轻描淡写的零碎细节，对今后研究成都的园林史、饮食史、图书馆史、环卫史、民俗史、街道变迁史……无疑都极具史料价值。

一部好书，最上乘的就是能做到“雅俗共赏、大俗大雅”。从写作方式上讲，姚锡伦先生行文朴实无华，令人亲切。他以大众化的叙事语言，不是那种让读者昏昏欲睡的“论文”式写作，也没有一些同类图书爱犯的毛病，即以专家自居行文洋洋洒洒，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的枯燥议论甚至说教。姚先生书中所述人文掌故、奇闻逸事、街巷园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薪俸收入、物价水平……是以情景化、细节化等形式来表现，有血有肉真实而鲜活。翻开此书，老街巷种种真实图景扑面而来。

我相信本书将具有广泛的读者群：既可使广大普通读者，从本书真实了解一些知其名而又不知其详的成都街巷，也为专家学者研究成都城市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郑光路：巴蜀文化学者，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奖”获奖者）



序 用心血打捞成都老街记忆

119 2006狗年重逛宽巷子

122 人民公园蹦蹦嚓嚓

001 辑一 文化醉少城

003 流水人家半边桥

125 辑二 老南门旧事

017 祠堂街唤起的记忆

127 穿过老南门城墙缺口

038 少城脊梁长顺街

144 成都老南门的三条巷子

046 东城根街的故事

152 成都老南门的東西巷子

058 永明胡同包家巷

161 柳荫街：一条漂在水上的小街

065 君平街的前世今生

173 从五块石到大石东路

085 老成都的三座文庙

178 城南农事试验场的故事

095 浣花溪畔忆往昔

182 1981成都南河洪水亲历记

104 回望文庙街

# 目录 / Contents

189 辑三 悠游喜神方

191 武侯祠大街其实很年轻

198 浆洗街洗面桥上话今昔

213 杀牛巷变身通祠路

217 槽营坝变脸

221 武圣祠堂何处寻？洗面桥东衣冠庙！

227 刘湘墓西甫澄中学

247 李劫人坐三轮车进皇城

251 会馆老井不醉无归小酒家

267 三桥九洞石狮子

270 人民南路的三个『锦江』

274 四川剧场，我的乐园

279 智育电影院逸事

293 渐行渐远的成都老街背影（代后记）

231 辑四 皇城坝天地

233 从往事中走来的西御街

# 目录 / Contents



辑一 文化醉少城



# 流水人家半边桥



半边桥是一座小而简陋的一洞石拱桥，横跨金河，始建于清，原本极其平常。因清末被少城水栅隔成两半，“一桥中分，半在满城，半在汉城。桥下水迤邐出城，达于锦江”<sup>①</sup>。这桥遂被称为“半边桥”，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民谣“穿城一条江（金河），江上一架桥（半边桥），桥上一座城（水栅房），城里站个人（水栅房内开闸人）”则说得更为形象。清·杨燮曾有《锦城竹枝词》道其古怪：“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这道奇异风景令本土作家郑光路先生叹为：可能全国罕见！笔者曾在半边桥边度过童年、青年时光，但因桥而成的“流水人家”故事，作为一道文化风景线，至今仍

<sup>①</sup>成都市文联，成都市诗词学会，历代诗人咏成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历历在目。

### 小桥流水人家的乐土

“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环绕城市，有的穿城而过。”《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这穿城而过的便是金河。据史载，金河开凿于唐大中七年（853年），全长5公里。有了河，便有桥。清初金河上有桥22座，由西向东算起，半边桥正是金河上的第6座桥。因其界于大城与少城之间，在金河水运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明嘉庆成都知府刘侃《重开金水河记》和清成都知府项诚《议开成都金水河事宜》曾先后对此有过动人描述：“金水之漪，洋然流贯闾闾；蜀人奔走聚观，诧其神易，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饮，纛者泔，园者灌。濯锦之官，浣花之姝，杂沓而至，欢声万喙，莫不鼓舞。”而引令人迷恋神往的更在于“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沿河一带，俱为商贾闾闾辐辏之所，凡客船一至东关（今半边桥侧）货物行李皆用小船拨运入城……”。另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其地在清代为满城中之永顺、永清、永济等胡同，为驻防旗兵之箭厅、马厩、仓房、柴薪库。乾、嘉时八旗官兵柴粮均由金水河运入半边桥水栅内贮存于此。”因之，则又有《锦城旧事竹枝词》歌之：“半是少城半大城，铁栅跨河满汉分，流向三桥（三桥紧邻半边桥）”

输炭米，蜿蜒直到水东门。”吟咏这竹枝词，颇能让人想见这内陆古都还真有江南水乡、东方威尼斯的情致呢！到了清末，“金河水断不可饮，因檐沟秽水多注其中，而沿岸居民又淘菜洗衣，倾渣滓于其中也”<sup>①</sup>，金河航运功能也渐渐减弱。而半边桥上水栅房，两扇水闸关闭便升高了桥西人民公园金河段的水位，照样可行舟船。当然不再是输炭运米，而是给游客提供了一个“驾一叶之扁舟，扣舷而歌之”的绝好去处。那时人民公园内金河段很长，紧紧围绕着祠堂街、半边桥街、君平街、小南街背后，有很大一圈，游弋其间，何其逍遥。

清末以后，半边桥以东渐渐没了“舟楫往来，渔歌唱晚”的景象，但桥下流水、桥上岁月仍给世人展现出一幅幅鲜活的成都版《清明上河图》。上世纪50年代，半边桥头是我与同龄小伙伴常去玩耍的乐土。向东望去，常见女人们沿桥南东侧拾级而下，在河边浣衣洗衫；而离石阶仅几米远便有老井一口，一些汲水者日复一日地把水挑回家烧茶煮饭。河水井水，近在咫尺，各有所用，正印证了一句老话：井水不犯河水。从桥头东行，至三桥一段约500余米，河水缓缓流动，波光粼粼，回清倒影。南北两岸分别是陕西街、西御街深宅大院高高的后卫围墙，或背向河边歪歪斜斜的小屋。沿岸道路很窄，泥土地，宽不足2米，很少有行人过往，更无车马喧闹，幽深而神秘。

---

<sup>①</sup> 傅崇矩. 成都通览 [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

与桥东头的恬淡静谧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桥头一带“畸形”的热闹和繁华。

旧时，成都城区很小，所谓“穿城九里三”，根本没有现今的东城根街南延线（文翁路、彩虹桥）、小南街南延线（直达锦江）。城里人出城去南门，城外入进城逛人民公园，到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电影都必经半边桥这要冲之地。自然是车流如织、人声鼎沸。小商小贩善把握商机，趋之若鹜地以桥为中心，摆开了瓜子花生摊、蛋烘糕摊、水果摊、肺片摊、糖饼摊、糖炒板栗摊……星罗棋布灿若繁星，叫卖声此起彼伏。其中最令娃娃们垂涎三尺的便是肺片摊和糖饼摊。

这肺片摊卖的是又辣、又麻、又香的凉拌牛脑壳皮肉，又叫“盆盆肉”。原为牛头废弃的下脚料，巧加利用，遂为美食，谐音“肺片”。卖者将拌好的两大面盆肺片（一盆或为兔块或为大头菜片、串）分别置于一大竹筲两端。盆内汤汁红油闪亮光可鉴人，芝麻如星，鲜香冲鼻，煞是诱人。食者只需递上一两分钱，即可送之入口，顿时馋涎绕颊，满嘴生香，大饱口福。因其物美价廉，常引来娃娃们和贫苦人光顾。其实也不尽然，好些“上等人”照样光顾，为怕碰到熟人失体面，食前总是两头张望，所以，诙谐的老成都人又称吃肺片是吃“两头望”。

而半边桥的糖饼摊摸“赵”字则是招徕顾客的撒手锏。摊主执一竹筲，内装小竹牌上百个，每一竹牌上写有百家姓中的一个姓氏。摸者花一分钱即可在竹筲中摸取一牌，后对照摊桌上百



家姓表格中该姓氏之所得领取数量不等的糖饼。摸到赵字者中大奖，获大型金龙糖画一条或大糖饼五十个；而摸到其他姓氏所得则甚微。

这种颇能勾起人们侥幸心理和好胜心的游戏，结果往往令摸者大失所望，却又始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气。其实并非人人都手气不佳。当年曾有一顽童摸“赵”字那可真是一摸一个准。何也？顽童在要求摊主倒出篓中竹牌验证有无“赵”字时，趁机悄悄地将事先藏在手指上用蜘蛛网捏成的胶黏附在赵字竹牌上，然后专拣有黏性的竹牌摸，岂不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往往弄得摊主龇牙咧嘴，好不心痛。然而顽童也绝非次次神手。一次如法炮制后，正对小伙伴挤眉弄眼把竹牌摸将出来，谁知摊开一看，竟是一“王”字，仅得小糖饼2个，好不垂头丧气，这又是何也？原来，有粘胶的“赵”字牌在竹篓中经摊主一摇晃，粘胶便碰撞附着在“王”字竹牌上了，这瓮中捉鳖自然便成了瓮中捉“王”了。

那时顽童而今已年过七旬的我，在半边桥头的“街娃儿”故事还真不少。半边桥头南的人民公园后门售票处一般门票售价每张5分，只有团体票例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就在此地，打着赤脚的我曾以3分钱一张的票价弄来5张团体票，尔后以5分价格就地转卖给其他游客。反正都是逛公园，在售票处买票是5分钱一张，在孩童手中买票同样给5分钱1张，也算不上吃亏，况且人大面大的，谁都不在乎票价，于是我就心安理